

如何和德國人聊天



柏林漫言
余逾

那天和德國朋友克勞迪亞喝咖啡，她表揚我的德語口語有進步，我忍不住跟她「吐槽」說跟德國人聊天其實還挺難的。一時我也不知道到底是德國人不愛聊天，還是德國人不會聊天。克勞迪亞哈哈大笑，喝了口咖啡跟我講起了「如何和德國人聊天」。

首先，德國人到底愛不愛聊天？那要看跟誰比了。跟南歐熱情的西班牙、意大利人相比，德國人時常給人感覺是嚴肅又冷酷，拒人於千里之外；但跟高冷又「社恐」的北歐人相比，德國人彷彿又成了健談之人。

我問克勞迪亞：「和德國人聊天，比如說電梯裏遇到鄰居這種，你們也會像英國人一樣聊天氣麼？」

克勞迪亞皺皺眉頭，歪着腦袋想了想說：「好像不，天氣這個話題實在是太無趣，我們德國人不喜歡的。這種一定是一句話就把天兒聊死了。」

原來如此。那德國人喜歡聊點什麼呢？克勞迪亞告訴我，關於德國人喜歡的聊天話題，據說有個調查，排名第一的是「寵物」。

我想了一下，為什麼是寵物呢？大概率是因為在德國沒有寵物的陌生人之間是不會無緣無故地聊天的。這也是為什麼在一個社區裏，互相認得的往往是狗主人們。每天雷打不動遛兩次狗，狗幾乎隔三差五就能碰到，狗在一起玩，主人們聊天的話題也都是關於狗的。都是愛狗人士，聊起寵物滔滔不絕。

排名第二的也不會讓人意外——德國人喜歡聊最近上映

的電影電視劇，音樂會演唱會，或者畫展藝術展這種有關文化生活的內容。特別是在柏林，各種活動眾多，無論是音樂還是藝術，都能有當下熱議的話題。

聊完音樂藝術，必然就是體育了。德國人對足球的熱愛是眾所周知的，聊完德甲還可以繼續聊歐洲的幾大聯賽。如果真是兩個球迷湊一起，可以邊喝啤酒邊聊球開開心心說一晚上。當然了，德國人對體育的愛好一定還有戶外活動，今年去哪裏滑雪、到哪個海邊衝浪、去爬什麼山徒步等等，話匣子打開了可是收不住的。

很自然的，從這些戶外活動很容易便會聊到旅行計劃。德國人很有意思，並不是所有人都喜歡「世界那麼大，我要看遍所有精彩」。德國人安排旅行並非都要去自己從來沒去過的地方，反而會每年安排一次去同一個地方度假，既熟悉又放鬆，也沒有觀光的「壓力」。「躺平」幾天，才是真正的休假。

「這些都是非常輕鬆的話題。」我問克勞迪亞，「那麼德國人之間會聊政治麼？」

她告訴我，這個還真的分人，有的人很喜歡聊政治，甚至覺得朋友之間哪怕有很大的分歧，也應該通過多溝通來讓互相了解分歧的原因所在，這也有助於各自更深刻地理解自己和對方的立場；而有的人就完全不會聊政治，原因很簡單，單純就是因為毫不關心。

看起來，德國人能聊天的話題其實並不少。他們也會聊當下的熱議新聞，會聊家庭，自己旅行或者居住過的城市，以及吃過的不錯的飯店和喜歡的各種美食……

多和德國人聊聊天，發現他們的「話匣子」可豐富着呢。

哲理禪味俱足的東山寺名聯(上)



文化經緯
招祥麟

東山寺是傳承中國禪宗「東山法門」的嶺南名剎。「東山法門」指五祖弘忍禪師的法門，因五祖住在湖北蕪州黃梅縣的黃梅山，其山在縣之東部，因而叫做「東山」。該寺位於深圳市龍崗區大鵬所城旁，坐落於龍頭石山南側的山腰上，背山臨海，俯瞰大亞灣。龍頭石山不高，海拔一百多米，據說因山脊無樹，光禿發亮，形態酷似南北而臥的昂首巨龍，故得其名。「龍頭」是花崗岩石群，叫做「龍頭石」，相傳古時有一隻巨大的大鵬鳥降落於此造化，因此龍頭石山又名「鵬峰」。

東山寺始建於明太祖洪武二十七年（一三九四），一代風水大師賴布衣雲遊大鵬灣，路經東山龍頭石山，發現該地有紫霞光，認為是吉祥之光，便告訴當地村民，此為勝地，如在此建一座廟宇，可保一方平安，於是建成了東山寺。上世紀五十年代此寺遭受嚴重破壞，寺內大鐘、塑像、匾額、琉璃瓦以及一大批文物均被砸碎、焚毀，僅



▲深圳東山寺的天王殿。

作者供圖

存一座牌坊、一座石柱，兩根吊鐘的石柱。上世紀九十年代開始，當地村民及華僑等善長紛紛捐獻，古寺才得以重修，在二〇一二年重新落成。

進入寺門，仰頭便見仿古明清風格建築的天王殿，門外前柱上懸掛一副聯語，曰：

果有因，因有果，有果有因，種基因，得因果；

心即佛，佛即心，即心即佛，欲求佛，

先求心。

楹聯上款題有「歲次庚寅初秋之吉」，下款題有「莽園指墨敬書於穗城」，知是郭莽園在二〇一〇（庚寅）年初秋吉日寫於廣州。郭莽園是廣東汕頭人，西泠印社社員、廣東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館館員、廣州畫院藝術顧問、中國手畫指畫研會顧問、世界中華美食藥膳研會顧問、水墨村村民等，早年受業於陳半醒、趙一魯、梁留生諸耆宿，修習詩詞、書法、篆刻、國畫，根基扎實。作品曾在北京中國美術館、廣州、西安、澳門、香港、澳洲、韓國等多地展覽。出版有《莽園畫集》、《莽園冊頁》、《郭莽園·狂狷與性靈》、《中國指墨》、《百年中國畫家書法》、《潮汕工藝尋蹤》等書籍。據傳此聯是民國李亭齡所撰，刻在山西小西天無量殿門兩側。李氏於民國初期在山西臨汾隰縣擔任八年知縣，頗有政績云。

全聯三十二字，上下聯各十六字，皆以五分句（三、三、四、三、三字）組成，蘊含深厚的哲理與佛教思想，以精煉的語言表達了對因果律和心性修行的深刻理解，具有很高的藝術價值和思想深度。

尹錫悅一着臭棋



維港看雲
郭一鳴

幾年前跟幾個朋友組團到韓國旅遊，除了看風景進娛樂場所，筆者臨時建議加插一站：參觀朝韓邊境。那天天氣晴朗，我們搭指定旅遊巴士進入邊境禁區，途中有士兵上車檢查每一個人的證件，來到「都羅山驛」，大家下車集合，導遊叮囑我們要依照指示，不要自己亂跑。這裏有一個巨大的DMZ標誌，舉目所見：鐵絲網、軍機、紀念碑等等，到處都在提醒人們這個地方非常特殊。這裏原來有一個連接南北的火車站，月台還在，鏽跡斑斑的軌軸上，停放一輛鏽跡斑斑的火車頭，時光倒流，彷彿可以聽到它當年進出月台時發出震耳的汽笛聲。最震撼是一條長長的地道，寬可通行小型車輛，據說是當年北方的朝鮮挖掘，假若不是被韓方發現，某一日突然大批朝鮮軍隊從地底下冒出來，直搗釜山、首爾（當年名稱「漢城」），朝鮮半島的歷史可能改寫。

行社亦表示多個韓國旅遊團將如期出發。筆者半夜和關心國際新聞的朋友交流，都覺得很奇怪。一覺醒來打開電視機，發現戒嚴令已經解除，尹錫悅自己出來宣布，說是依照國會的決定取消戒嚴令，等於認輸，但沒有認錯。短短六個小時，這場政治鬧劇剛剛開始就已經落幕，但是尹錫悅的厄運才剛剛開始。共同民主黨等六個在野黨聯手提出彈劾尹錫悅，最快本週六表決。執政黨國民力量雖然反對彈劾案，但已要求尹錫悅退黨，擺明視之為負資產，要和他劃清界線。

尹錫悅失敗的重要原因，是沒有得到軍方支持。韓國軍方聯合參謀本部當晚召開緊急會議之後宣布，除監視及警戒作戰等任務外，將暫時控制部隊移動，執行戒嚴令的軍人沒有對違反戒嚴令的議員和示威民眾採取強硬行動。軍方說不，尹錫悅成了光桿司令，國防部長金龍顯事敗請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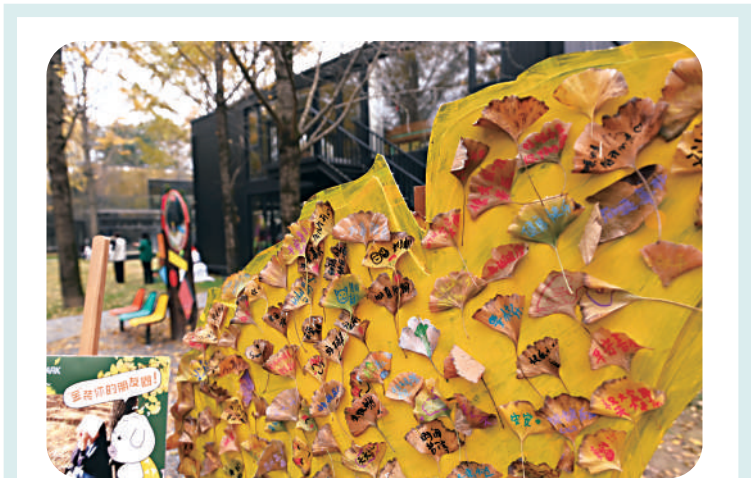
構的特別業務經費和特別活動費六千七百八十億韓圓，以及總統辦公室特別活動費八十二億韓圓。此外，將政府應急預備金從四點八萬億韓圓削減一半。整體削減金額達到四點一萬億韓圓。尹錫悅稱在野黨「利用財政預算作為政治爭鬥的手段，這種立法獨裁很快會演變為預算彈劾」。此外，韓國國會定於本週三（四日）對監察院長和檢察官的彈劾案進行表決。這就是尹錫悅突然頒布緊急戒嚴令的導火線。當然，在野黨緊緊揪住尹錫悅夫人金建希涉嫌濫權干政、受賄、操控股價等問題不放，案件已進入司法程序，一旦罪成，不僅金建希難逃牢獄之災，恐怕尹錫悅也脫不了干係，這些私怨亦是尹錫悅和在野黨攤牌的重要因素。

明明是內政問題，是黨爭，是政治權力鬥爭，甚至是涉及個人刑事問題乃至個人人權問題，尹錫悅卻硬要說成是南北對立問題，指責在野黨是親北方敵對勢力。但是，這一切都是自作自受。為一己之私，在民族傷口上撒鹽的人，終將成為民族的罪人。無論尹錫悅能否逃得過彈劾，他的政治生命似已提前結束。



▲韓國首都首爾市中心的雪景。

新華社



▲梅蓉村吉木丘林農場的裝飾展板上貼滿了遊客寫着祝福語的銀杏葉。

銀杏葉的祝福

梅蓉村位於浙江省杭州市桐廬縣，自古文化底蘊深厚，清代以來遍植梅樹，成為江浙一帶著名的賞梅勝地。



市井萬象

智能手機的魔法術



如是我見
明德

筆者一位朋友的丈夫，是筆者認識唯一沒有使用智能手機的人。沒法想像在現今社會，沒有智能手機怎樣方便地生活？他有個人電腦，也有固網電話；卻選擇不用手機。筆者認為這是個人選擇，不存在任何問題。

沒有智能手機在身，不是完全沒有好處的。在與別人用餐的時候，他不用「平行時空」地跟外面世界「熟悉」的陌生人溝通，不會忽略在面前的家人或朋友，不會把他們變成「陌生」的熟人。原來智能手機可以把人的關係如魔法般「改變」。

智能手機也可把人與人之間距離拉遠。可容易跟遠

遠的對方通訊，甚至視像見面；亦可把人類距離拉遠，近在咫尺在同一時空裏，也可以視而不見、聽而不聞，只沉迷在手機世界裏。舉例來說，在酒樓經常看到一家人在飲茶，但各自看手機，「逃離」現場。

某種意義上，智能手機能把人類的感官「改變」，從此人類用眼睛代替耳朵，看手機看WhatsApp，就不用耳朵聽別人說話；人的手指代替嘴巴，用手機發訊息，就不用與人交談。手機的「魔法」確實高超。

「魔法世界」令人嚮往，疑似似真，亦真亦假，亦假亦真。宜偶爾放下手機，多抬頭觀賞當下的世界，多用眼神跟身邊人接觸、多開口問候朋友、多用耳細心聆聽、多用手跟朋友打招呼。現實世界亦很美。



黛西札記
李夢

初冬北京，天朗氣清。香港美協主席林天行個展「百荷呈祥」上週六在榮寶齋開幕。展出的百幅荷花寓意吉祥，在冬日暖陽下瀾瀾裊裊，別具暖意和生機。

很榮幸擔任「百荷呈祥」策展人，與榮寶齋團隊密切合作，獲益匪淺。討論展覽主題時，得知天行先生上次北京展覽已是近二十年前，他這些年在畫藝上的精進與發展，該以怎樣方式與北京的藝術同好相見？我們想，與其延擱時間線回朔，不如擇一主題，以不同筆法、構圖及色彩，呈現這位香港藝術家在筆墨上的深耕、激情與創變。

「百荷呈祥」冬日綻放

荷花，是我們談論天行畫作時常談常新的主題。不單因為「花中君子」在中國傳統文化藝術中意境深遠、獨樹一幟，更因為在過往四十多年藝術的實踐和探索中，天行之荷在中國傳統書畫的筆墨神采之上，加之西洋繪畫諸如印象主義、野獸派的影響與啟發，不論構圖或意境，線條或色彩皆融合東西，兼及中外，最終模塑別出心裁的畫荷傳奇。從兒時記憶中的故鄉的蓮花峰，到西藏生死之旅中所見滿天飛舞的蓮花，再到如今日日在筆端紙頁揮灑的蓮荷百態，荷花既見證了畫家藝術創作中所見所思及所感，亦是畫家人生旅程中的陪伴與慰藉。

用天行先生本人的話說，「百荷呈祥」的一百幅荷花，每一幅都不同。冬荷有冬荷之意，夏荷有夏荷之美，四時四季各美其

美，而畫中之荷在不同時節和不同情境中，亦各有奇巧、變化萬千。時而波光粼粼，嬌態可愛，時而俊秀秀麗、不蔓不枝，也有時，靜謐安寧，在那一片深沉中透出一束光來，美美與共，澄明如一。

古今中外，寫荷詠荷者眾，荷花的故事，畫荷的故事，亦常常新。寫荷不難，難就難在找到獨屬於己的風格特色，在提筆折轉起落之間，找尋心象以及形而上的靈犀一點。天行先生寫荷融會東西，並以作品回應日常。

今次在榮寶齋展陳香港藝術家新作，實屬難得，頗具意義，為京港文化藝術交流寫下生動一筆。

期待京港兩地文化藝術界繼續密切合作，為藝術家特別是青年藝術創作者搭建平台。